

宋書

二十







宋書

志二十卷之二十一卷



臣沈

約

新撰

五行一

昔八卦兆而天人之理箸九疇序而帝王之應明雖可以知從德獲自天之祐違道陷神聽之臯然未詳舉徵效備考幽明雖時列鼎雉庭穀之異然而未究者衆矣至於鑑悟後王多有所闕故仲尼作春秋具書祥眚以驗行事是則九疇陳其義於前春秋列其效於後也逮至伏生

二十九十五

宋書志二

二

弼紀大傳五行之體始詳劉向廣演鴻範休咎之文益備故班固斟酌經傳詳紀條流誠以一王之典不可獨闕故也夫天道雖無聲無臭然而應若影響天人之驗理不可誣司馬彪纂集光武以來以究漢事王沈魏書志篇闕凡厥災異但編帝紀而已自黃初以降二百餘年覽其災妖以考之事常若重規沓矩不謬前說又高堂隆郭景純等據經立辭終皆顯應闕而不序史體將虧今自司馬彪以後日撰次論序斯亦



班固遠采春秋舉遠明近之例也又按言之不從有介蟲之孽劉歆以爲毛蟲視之不明有羸蟲之孽劉歆以爲羽蟲按月令夏蟲羽秋蟲毛宜如歆說是以舊史從之五行精微非末學所究凡已經前議者並即其言以釋之未有舊說者推準事理以俟來哲

五行傳曰田獵不宿飲食不享出入不節奪民農時及有燕謀則木不曲直謂木失其性而爲災也又曰貞之不恭是謂不肅厥咎狂厥罰恒

三百

史記卷二十一

二 生明

雨厥極惡時則有服妖時則有龜孽時則有雞禍時則有下體生上之疢時則有青眚青祥惟金沴木班固曰蓋工匠爲輪矢者多傷敗及木爲變怪皆爲不曲直也

木不曲直

魏文帝黃初六年正月雨木冰按劉歆說木不曲直也劉向曰冰者陰之盛木者少陽貴臣象也此人將有害則陰氣脅木木先寒故得雨而冰也是年六月利成郡兵蔡方等殺太守徐賞



據郡反多所脅略并聚以命遣二校尉與青州刺史共討平之太守古之諸侯貴臣有害之應也一說以木冰爲甲兵之象是歲既討蔡方又八月天子自將以舟師征吳戎卒十餘萬連旂數百里臨江觀兵

晉元帝太興三年二月辛未雨木冰後二年周顛戴淵刁協劉隗皆遇害與春秋同事是其應也一曰是後王敦攻京師又其象也

晉穆帝永和八年正月乙巳雨木冰是年殷浩北伐明年軍敗十年廢黜又曰荀羨殷浩北伐桓溫入關之象也

晉孝武帝太元十四年十二月乙巳雨木冰明年二月王恭爲北蕃八月庾楷爲西蕃九月王國寶爲中書令尋加領軍將軍十七年殷仲堪爲荊州雖邪正異規而終同摧滅是其應也一曰苻堅雖敗關河未一丁零鮮卑侵略司充甯揚勝扇逼梁繼兵役不已又其象也

吳孫亮建興二年諸葛恪征淮南行後所坐聽



事棟中折悒妄興徵伐奪民農時作爲邪謀傷國財力故木失其性致毀折也及旋師而誅滅於周易又爲棟橈之凶也

晉武帝太康五年五月宣帝廟地陷梁折八年正月太廟殿又陷改作廟築基及泉其年九月遂更營新廟遠致名材雜以銅柱陳騶爲匠作者六萬人十年四月乃成十一月庚寅梁又折按地陷者分離之象梁折者木不曲直也孫盛曰于時後宮殿有孽火又廟梁無故自折先是帝多不豫益惡之明年帝崩而王室頻亂遂亡天下

晉惠帝太安二年成都王穎使陸機率衆向京師擊長沙王乂軍始引而牙竿折俄而戰敗機被誅穎尋奔潰卒賜死初河間王顥謀先誅長沙廢太子立穎長沙知之誅其黨卞粹等故穎來伐機又以穎得遐邇心將爲漢之代王遂委質於穎爲犯從之將此皆姦謀之罰木不曲直也



王敦在武昌鈴下儀仗生華如蓮花狀五六日而萎落此木失其性而為變也干寶曰鈴閣尊貴者之儀鈴下主威儀之官今狂花生於枯木又在鈴閣之間言威儀之富榮華之盛皆如狂花之發不可久也其後終以逆命沒又加戮是其應也一說此花孽也於周易為枯楊生華栢玄始篡龍旂竿折玄田獵出入不絕昏夜飲食恣奢土木妨農又多女媺謀故木失其性也夫旂所以擬三辰章著明也旂竿之折高明去矣在位八十日而敗

宋明帝泰始二年五月丙午南琅邪臨沂黃城山道士盛道度堂屋一柱自然夜光照室內此木失其性也或云木腐自光

廢帝昇明元年吳興餘杭舍其未蕈樹生李實禾蕈樹民間所謂胡頹樹貌不恭

魏文帝居諒闇之始便數出遊獵體貌不重風尚通脫故戴凌以直諫抵罪鮑勛以迂旨極刑



天下化之咸賤守節此貌之不恭也是以其國  
不永後祚短促春秋魯君居喪不哀在感而有  
嘉容穆叔謂之不度後終出奔蓋同事也  
魏尚書鄧颺行步施縱筋不束體坐起傾倚若  
無手足此貌之不恭也管輅謂之鬼躁鬼躁者  
凶終之徵後卒誅死

晉惠帝元康中貴遊子弟相與爲散髮裸身之  
飲對弄婢妾逆之者傷好非之者負譏希世之  
士恥不與焉蓋胡翟侵中國之萌也豈徒伊川  
之民一被髮而祭者乎

晉惠帝元康中賈謚親貴數入二宮與儲君遊  
戲无降下心又嘗同弈碁爭道成都王穎厲色  
曰皇太子國之儲貳賈謚何敢無禮謚猶不悛  
故及於禍

齊王冏既誅趙倫因留輔政坐拜百官符敕臺  
府淫營專驕一朝覲此狂恣不肅之容也天  
下莫不高其改而慮其亡也冏終弗改遂至  
夷滅



太元中人不復著幘頭頭者元首幘者人髮不垂  
助元首爲儀飾者也今忽廢之若人君獨立無  
輔以至危亡也其後相立篡位

舊爲履者齒比日達楸上名曰露卯太元中忽不  
徹名曰陰卯其後多陰謀遂致大亂

晉安帝義熙七年晉朝拜授劉毅世子毅以王  
命之重當設饗宴親請吏佐臨視至日國僚不  
重白默拜於廐中王人將反命毅方知大以爲  
恨免郎中令劉劭叔官識者怪焉此墮略嘉禮  
不肅之妖也

陳郡謝靈運有逸才每出入自扶接者常數人  
民間謠曰四人挈衣裙三人捉坐席是也此蓋  
不肅之咎後坐誅

宋明帝泰始中幸臣阮佃夫勢傾朝廷室宇豪  
麗車服鮮明乘車常偏向一邊違正立執綬之  
體時人多慕効此亦貌不恭之失也時偏左之  
他行方正之道廢矣

後廢帝常單騎遊遨出入市里營寺未嘗御輦



輦終以殞滅

恒雨

魏明帝太和元年秋數大雨多暴雷電非常至  
殺鳥雀案楊阜上疏此恒雨之罰也時帝居喪  
不哀出入弋獵無度奢侈繁興奪民農時故  
木失其性而恒雨爲災也

太和四年八月大雨霖三十餘日伊洛河漢皆  
溢歲以凶饑

孫亮太平二年二月甲寅大雨震電乙卯雲天

卷十

宋書志二十

八

單名

寒案劉歆說此時當雨而不當大大雨恒雨之  
罰也於始震雷之明日而雪大寒又恒寒之罰  
也劉向以爲旣已震雷則雪不當復降皆失時  
之異也天戒若曰爲君失時賊臣將起先震雷  
而後雪者陰見間隙起而勝陽逆殺之禍將及  
也亮不悟尋見廢此與春秋魯隱同也

晉武帝泰始六年六月大雨霖甲辰河洛沁水  
同時並溢流四千九百餘家殺二百餘人沒秋  
稼千三百六十餘頃晉武太康五年七月任城



梁國暴雨害豆麥太康五年九月南安霖雨暴  
雪折樹木害秋稼魏郡淮南平原雨水傷秋稼  
是秋魏郡西平郡九縣霖雨暴水霜傷秋稼  
晉惠帝永寧元年十月義陽南陽東海霖雨淹  
害秋麥

晉成帝咸康元年八月乙丑荊州之長沙攸醴  
陵武陵之龍陽三縣雨水浮漂屋室殺人傷損  
秋稼

宋文帝元嘉二十一年六月京邑連雨百餘日  
大水

孝武帝大明元年正月京邑雨水

大明五年七月京邑雨水

大明八年八月京邑雨水

明帝太始二年六月京邑雨水

順帝昇明三年四月乙亥吳郡廬縣暴風雷  
電揚砂折木水平地二丈流漂居民

服妖

魏武帝以天下凶荒資財之匱始擬古皮弁



裁縑帛爲白帽以易舊服傳玄曰白乃軍容非  
國容也干寶以爲縞素凶喪之爲帽毀辱之言  
也蓋革代之後攻殺之妖也初爲白帽橫縫其  
前以別後名之曰顏俗傳行之至晉永嘉之間  
稍去其縫名無顏帽而婦人束髮其緩彌甚紛  
之堅不能自立髮被于額目出而已無顏者愧  
之言也覆額者慙之貌其緩彌甚言天下忘禮  
與義放縱情性及其終極至乎大恥也永嘉之  
後二帝不反天下媿焉魏明帝著繡帽被縹紉  
半袖嘗以見直臣楊阜阜諫曰此於禮何法服  
邪帝默然近服妖也縹非禮之色褻服不貳今  
之人主親御非法之章所謂自作孽不可禳也  
帝既不享永年身沒而祿去王室後嗣不終遂  
亡天下

魏明帝景初元年發銅鑄爲巨人二號曰公羽仲  
置之司馬門外案古長人見爲國亡長狄見臨  
洮爲秦亡之禍始皇不悟反以爲嘉祥鑄銅人以  
象之魏法亡國之器而於義音無取焉蓋服妖也



魏尚書何晏好服婦人之服傅玄曰此服妖也天  
衣裳之制所以定上下殊內外也大雅云玄衮  
赤舄鉤膺鏤錫歌其文也小雅云有嚴有翼共  
武之服詠其武也若內外不殊王制失敘服妖  
既作身隨之亡末嬉冠男子之冠桀亡天下何  
晏服婦人之服亦亡其家其咎均也

吳婦人之脩容者急束其髮而削角過于耳蓋  
其俗自操束大急而廉隅失中之謂也故吳之  
風俗相驅以急言論彈射以刻薄相尚居三年

之喪者往往有致毀以死諸葛患之著正交論  
雖不可以經訓整亂蓋亦救時之作也孫休後  
衣服之制上長下短又積領五六而裳居三于  
寶曰上饒奢下儉逼上有餘下不足之妖也至  
孫皓果奢暴恣情於上而百姓彫困於下卒以  
亡國是其應也

晉興後衣服上儉下豐著衣者皆厭襍蓋裘  
君衰弱臣放縱下掩上之象也陵遲至元康末  
婦人出兩襜加乎脛之上此內出外也為車乘



者苟貴輕細又數變易其形皆以白篋爲純古喪車之遺象乘者君子之器蓋君子立心無恒事不崇實也干寶曰及晉之禍天子失柄權制寵臣下掩上之應也永嘉末六宮才人流徙戎翟內出外之應也及天下亂擾宰輔方伯多負其任又數改易不崇實之應也

晉武帝泰始後中國相尚用胡牀貂盤及爲羌煮貂炙貴人富室必置其器吉享嘉會皆此爲先太康中天下又以氈爲紒頭及絡帶紒口

百姓相戲曰中國必爲胡所破也氈產於胡而天下以爲紒頭帶身衿口胡旣三制之矣能无敗乎干寶曰元康中氐羌反至于永嘉劉淵石勒遂有中都自後四夷迭據華土是其應也

晉武帝太康後天下爲家者移婦人於東方空萊北庭以爲園囿干寶曰夫王朝南向正陽也后北宮位太陰也世子居東宮位少陽也今居內於東是與外俱南面也亢陽无陰婦人失位而干少陽之象也賈后讒戮愍懷俄而禍敗



曰櫛子紆始自中宮天下化之其後賈后果害太子

元康中天下始相做爲鳩杖以拄掖其後稍施其錚位則植之夫木東方之行金之臣也杖者扶體之器鳩其頭者尤便用也必傍拄掖者傍救之象也王室多故而元帝以蕃臣樹德東方維持天下拄掖之應也至社稷無主海內歸之遂承天命建都江外獨立之應也

元康末至太安間江淮之城有敗編自聚于道於手上而反覆之至危也栝槃者酒食之器也

三十三

文書卷二

十三

出朔

而名曰晉世寧者言晉世之士偷苟於酒食之間而其知不及遠晉世之寧猶栝槃之在手也晉惠帝元康中婦人之飾有五兵佩又以金銀璆瑁之屬爲斧鉞戈戟以當筭 干寶曰男女之別國之大節故服物異等贄幣不同令婦人以兵器爲飾又妖之大也遂有賈后之事終以兵亡天下

元康中婦人結髮者旣成以繒急束其環名



曰擯子紆始自中宮天下化之其後賈后果害太子

元康中天下始相倣爲鳩杖以拄掖其後稍施其罇位則植之夫木東方之行金之臣也杖者扶體之器鳩其頭者尤便用也必傍拄掖者傍救之象也王室多故而元帝以蕃臣樹德東方維持天下拄掖之應也至社稷無主海內歸之遂承天命建都江外獨立之應也

元康末至太安間江淮之城有敗編自聚于道

三ノ十三

宋書志二十

十四

出朔

多者或至四五十量于寶嘗使人散而去之或投林草或投坑谷明日視之悉復如故民或云見狸銜而聚之亦未察也寶說曰夫編者人之賤服最處于下而當勞辱下民之象也敗者疲斃之象也道者地理四方所以交通王命所由往來也故今敗編聚於道者象下民罷病將相聚爲亂絕四方而墜王命之象也在位者莫察太安中發壬午兵百姓警然江夏男子張昌遂首亂荆楚從之者如流於是兵革歲起天下因



之遂大破壞此近服妖也

晉孝懷永嘉以來士大夫竟服生箋單衣遠識者怪之竊指擿曰此則古者總裘之布諸侯大夫所以服天子也今無故畢服之殆有應乎其後愍懷晏駕不獲厥所

晉元帝太興以來兵士以絳囊縛紒紒在首莫上焉周易乾為首坤為囊坤臣道也晉金行赤火色金之賊也以朱囊縛紒臣道上侵之象也到永昌元年大將軍王敦舉兵內攻六軍散潰

舊為羽扇柄刻木象其骨形羽用十取全數也晉中興初王敦南征始改為長柄下出可捉而減其羽用八識者尤之曰夫羽扇翼之名也創為長柄者執其柄制羽翼也以八改十者將以未備奪已備也是時為衣者又上短帶至于掖著帽者以帶縛項下逼上上無地也下袴者直幅為口無殺下大失裁也尋有兵亂三年而再攻京師晉海西初嗣位迎官忘設豹尾識者以為不終之象近服妖也



於府北園內爲酒鑪列肆使姬人  
酌鬻酒者如裨販者數遊其中身自買易因醉  
寓寢動連日夜漢靈帝嘗若此千寶以爲君將  
失位降在皂隸之象也道子卒見廢徙以庶  
人終

桓玄篡立殿上施絳綾帳鑲黃金爲額四角金  
龍銜五色羽葆流蘇羣下竊相謂曰頗類輜車  
此服妖也

晉末皆冠小冠而衣裳博  
大風流相倣輿臺成  
俗識者曰此禪代之象也宋初以後冠還大云

宋文帝元嘉六年民間婦人結髮者三分髮抽  
其髮直向上謂之飛天紒始自東府流被庶  
時司徒彭城王義康居東府其後卒以陵上  
徙廢

孝武帝世豫州刺史劉德願善御車世祖嘗使  
之御畫輪幸太宰江夏王義恭第德願挾牛  
杖催世祖云日暮宜歸又求益僦車世祖甚懼  
此事與漢靈帝西園蓄私錢同也



孝武世幸臣戴法興權亞人主造負頭履世人莫不効之其時負進之俗大行方格之風盡矣明帝初司徒建安王休仁統軍赭圻制烏紗帽反抽帽裘民間謂之司徒狀京邑翕然相尚休仁後果以疑逼致禍

### 龜孽

晉惠帝永熙初衛瓘家人炊飯墮地盡化爲螺出足起行螺龜類近龜孽也干寶曰螺被甲兵象也於周易爲离离爲文兵明年瓘誅

### 鷄禍

魏明帝景初二年延尉府中有雌鷄變爲雄不鳴不將干寶曰是歲晉宣帝平遼東百姓始有與能之議此其象也然晉三后竝以人臣終不鳴不將又天意也

晉惠帝元康六年陳國有鷄生雄鷄無翅旣大墜坑而死王隱曰雄胤嗣象坑地事爲母象費后誣殺愍懷殆其應也

晉惠帝太安中周玘家有雌鷄逃承雷中六七



日而下奮翼鳴將獨毛羽不變其後有陳愍之事愍雖控制江表終無綱紀文章殆其象也卒為玕所滅雞禍見玕家又天意也

晉元帝太興中王敦鎮武昌有雌雞化為雄天戒若曰雌化為雄臣陵其上其後王敦再攻京師

晉孝武大元十三年四月廣陵高平閻嵩家雄雞生無右翅彭城到象之家雞無右足京房易傳曰君用婦人言則雞生妖

二十九十六 宋書志二十 十八 生明

晉安帝隆安元年八月琅邪王道子家青雌雞化為赤雄不鳴不將後有栢玄之事具如其象隆安四年荊州有雞生角角尋墮落是時栢玄始擅西夏狂慢不肅故有雞禍角兵象尋墮落者暫起不終之妖也

晉安帝元興二年衡陽有雌雞化為雄八十日而冠萎衡陽栢玄楚國封略也後篡位八十日而敗徐廣以為玄之象也

宋文帝元嘉十二年華林園雌雞漸化為雄後



孝武即位皇太后令行于外亦猶漢宣帝時雌  
雞為雄至哀帝時元后與政也

明帝泰始中興東遷沈法符家雞有四距

青青青祥

晉武帝咸寧元年八月丁酉大風折太社樹有  
青氣出焉此青祥也占曰東莞當有帝者明年  
元帝生是時帝大父武王封東莞由是徙封琅  
邪孫盛以為中興之表晉室之亂武帝子孫無  
子遺社樹折之應又恒風之罰也

二ノ七十八

明史書卷之二十一

十九

七明

晉惠帝元康中洛陽南山有直作聲曰韓屍屍  
識者曰韓氏將死也言屍屍者盡死意也其後  
韓謚誅而韓族殲焉此青祥也

金沴木

魏文帝黃初七年正月幸許昌許昌城南門無  
故自崩帝心惡之遂不入還洛陽此金沴木木  
動也五月宮車晏駕京房易傳曰上下咸悖厥  
妖城門壞

晉元帝太興二年六月吳郡米廩無故自壞是



歲大饑死者數千

晉明帝太寧元年周延自歸王敦既立宅宇而所起五間六架一時躍出墮地餘桁猶亘柱頭此金沴木也明年五月錢鳳謀亂遂族滅延而湖孰尋亦為墟矣

晉安帝元興元年正月丙子司馬元顯將西討栢玄建牙揚州南門其東者難立良久乃正近沴妖也尋為栢玄所禽

元興三年五月樂賢堂壞天意若曰安帝器眊不及有樂賢之心故此堂見沴也

晉安帝義熙九年五月乙酉國子聖堂壞宋文帝元嘉十七年劉斌為吳郡郡堂屋西頭鵠尾無故落地治之未畢東頭鵠尾復落頃之斌誅



臣沈

約

新撰

五行二

五行傳曰好戰攻輕百姓飾城郭侵邊境則金不從革謂金失其性而為災也又曰言之不從是謂不义厥咎僭厥罰恒陽厥極憂時則有詩妖時則有介蟲之孽時則有大禍時則有口舌之病時則有白眚白祥惟木沴金介蟲劉歆傳以為毛蟲

金不從革

魏世張掖石瑞雖是晉氏之符命而於魏為妖好攻戰輕百姓飾城郭侵邊境魏氏三祖皆有其事劉歆以為金石同類石圖發非常之文此不從革之異也晉定大業多敝曹氏石瑞文大討曹之應也

魏明帝青龍中盛脩宮室西取長安金狄承露槃折聲聞數十里金狄泣於是因留霸城北金失其性而為異也



吳時歷陵縣有巖穿似印咸云石印封發天下  
太平孫皓天璽元年印發又陽羨山有石穴長  
十餘丈皓初脩武昌宮有遷都之意是時武昌  
為離宮班固云離宮與城郭同占飾城郭之謂  
也寶鼎三年皓出東關遣丁奉至合肥建衡三  
年皓又大舉出華里侵邊境之謂也故令金失  
其性卒面縛而吳亡

晉惠帝永興元年成都伐長沙每夜戈戟鋒有  
火光如縣燭此輕民命好攻戰金失其性而為  
變也天戒若曰兵猶火也不戢將自焚成都不  
悟終以敗也

晉懷帝永嘉元年項縣有魏豫州刺史賈逵石  
碑生金可采此金不從革而為變也五月汲桑  
作亂羣寇颶起

晉清河王暉為世子時所佩金鈴忽生起如粟  
者康王母疑不祥毀棄之及後為惠太子不終  
于位卒為司馬越所殺

晉元帝永昌元年甘卓將襲王敦既而中上父



還家多變怪照鏡不見其頭此金失其性而為妖也尋為敦所襲遂夷滅

石虎時鄴城鳳陽門上金鳳皇二頭飛入漳河晉海西太和中會稽山陰縣起倉鑿地得兩大船滿中錢錢皆輪文大形時日向莫鑿者馳以告官官夜遣防守甚嚴至明旦失錢所在唯有船存視其狀悉有錢處

晉安帝義熙初東陽太守殷仲文照鏡不見其頭尋亦誅翦占與甘同

二十九十四

史書卷之二十一

三

志明

宋後廢帝元徽四年義熙晉陵二郡並有霹靂車墜地如青石草木焦死

言之不從

魏齊王嘉平初東郡有譌言云白馬河出妖馬夜過官牧邊嗚呼衆馬皆應明日見其迹大如斛行數里還入河楚王彪本封白馬兗州刺史令狐愚以彪有智勇及聞此言遂與王凌謀共立之遣人謂曰天下事未可知願王自愛彪答曰知厚意事泄凌愚被誅彪賜死此言不從之



罰也詩云民之譎言寧莫之懲

劉禪嗣位譙周引晉穆侯漢靈帝命子事譏之  
曰先主諱備其訓具也後主諱禪其訓授也若  
言劉已具矣當授與人甚於穆侯靈帝之祥也  
蜀果凶此言之不從也

劉備卒劉禪即位未葬亦未踰月而改元為建  
興此言之不從也習鑿齒曰禮國君即位踰年  
而後改元者緣臣子之心不忍一年而有二君  
也今可謂亟而不知禮矣君子是以知蜀之不

三十一  
宋書志二十一

四

世明

能東遷也後又降晉吳孫亮晉惠帝宋元凶亦  
然亮不終其位惠帝號今非已元凶尋誅言不  
從也

魏太和中姜維歸蜀失其母魏人使其母手書  
呼維令反并送當歸以譬之維報書曰良田百  
頃不計一畝但見遠志無有當歸維卒不免  
魏明帝景初元年有司奏帝為烈祖與太祖高  
祖並為不毀之廟從之按宗廟之制祖宗之號  
皆身沒名成乃王其禮故唯功赫天壤德邁前



王未有豫定之典此蓋言之不從失之甚者也  
後二年而宮車晏駕於是統微政逸

吳孫休世烏程民有得困疾及差能以嚮言者  
言於此而聞於彼自其所聽之不覺其聲之大  
也自遠聽之如人對言不覺聲之自遠來也聲  
之所往隨其所向遠者不過十數里其鄰人有  
責息於外歷年不還乃假之使爲責讓懼以禍  
福負物者以爲鬼神即貨倒界之其人亦不自  
知所以然也言不從之咎也

魏世起安世殿晉武帝後居之安世武帝字也  
晉武帝每延羣臣多說平生常事未嘗及經  
國遠圖此言之不從也何曾謂子遵曰國家無  
貽厥之謀及身而已後嗣其殆乎此子孫之憂  
也自永熙後王室漸亂永嘉中天下大壞及何  
綏以非辜被誅皆如曾言

趙王倫廢惠帝於金墉城改號金墉爲永安宮  
帝尋復位而倫誅

晉惠帝永興元年詔廢太子覃還爲清河王



立成都王穎爲皇太弟猶加侍中大都督領丞  
相備九錫封二十郡如魏王故事案周禮傳國  
以胤不以勲故雖公旦之聖不易成王之嗣所  
以遠絕覲覲永享宗祧後代遵履改之則亂今  
擬非其實僭差已甚且旣爲國副則不應復開  
封土兼領庶職此言之不從進退乖爽故帝旣  
播越穎亦不終是其咎也後猶不悟又立懷帝  
爲皇太弟懷終流弒不永厥祚又其應也語曰  
變古易常不亂則亡此之謂乎

晉惠帝太安中周玘於陽羨起宅始成而邊戶  
有聲如人嘆咤者玘亡後家誅滅此近言不  
從也

晉元帝太興四年吳郡民訛言有大蟲在紵中  
及樗樹上齒人即死晉陵民又言曰見一老女  
子居市被髮從肆人乞飲自言天帝令我從水  
門出而我誤由蟲門若還天帝必殺我如何於  
是百姓共相恐動云死者已十數也西及京都  
諸家有樗紵者伐去之無幾自止



晉元帝永昌元年寧州刺史王遜遣子澄入質  
將渝濮雜夷數百人京邑民忽訛言寧州人大  
食人家小兒親有見其蒸煮滿金甌中者又云  
失兒皆有主名婦人尋道拊心而哭於是百姓  
各禁錄小兒不得出門尋又言已得食人之主  
官當大航頭大杖考音而日有四五百人晨聚  
航頭以待觀行刑朝廷之士相問者皆曰信然  
或言郡縣文書已上王澄大懼檢測之事了無  
形民家亦未嘗有失小兒者然後知其訛言也

此二事于寶云未之能論

永昌二年大將軍王敦下據姑孰百姓訛言行  
蟲病食人大孔數日入腹入腹則死治之有方  
當得白犬膽以為藥自淮泗遂及京都數日之  
間百姓驚擾人人皆自云已得蟲病又云始在  
外時當燒鐵以灼之於是翕然被燒灼者十七  
八矣而白犬暴貴至相請奪其價十倍或有自  
云能行燒鐵者賃灼百姓日得五六萬億而後  
已四五日漸靜說曰夫裸蟲人類而人為之主



今云蟲食人言本同臭類而相殘賊也自下而上斯其逆也必入腹者言害由中不由外也犬有守禦之性白者金色而膽用武之主也帝王之運五霸會於戎戎主用兵金者晉行火燒鐵以治疾者言必去其類而來火與金合德共治蟲害也案中興之際大將軍本以腹心受伊呂之任而元帝末年遂攻京邑明帝諒闇又有異謀是以下逆上腹心內爛也及錢鳳沈充等逆兵四合而爲王師所挫踰月而不能濟北中郎將劉遐及淮陵內史蘇峻率淮泗之衆以救朝廷故其謠言首作於淮泗也朝廷卒以弱制強罪人授首是用白犬膽可救之效也

晉海西時庾晞四五年中喜爲挽歌自搖大鈴爲唱使左右齊和又燕會輒令倡妓作新安人歌舞離別之辭其聲悲切時人怪之後亦果敗

晉海西公太和以來大家婦女緩鬢傾髻以爲盛飾用髮旣多不恒戴乃先作假髻施於木上



呼曰假頭人欲借名曰借頭遂布天下自此以  
來人士多離事故或亡失頭首或以草木爲之  
假頭之言此其先兆也

晉孝武泰元中立內殿名曰清暑少時而崩時  
人曰清暑者者反言楚聲也果有哀楚之聲有人  
曰非此之謂豈可極言乎讖云代晉者楚其在  
茲乎及桓玄篡逆自號曰楚

泰元中小兒以兩鐵相打於土中名曰鬪族後  
王國寶王孝伯一姓之中自相攻擊也

桓玄出鎮南州立齋名曰蟠龍後劉毅居此齋  
蟠龍毅小字也

桓玄初改年爲大亨遐邇譴言曰二月了故義  
謀以仲春發也玄篡立又改年爲建始以與趙  
王倫同又易爲永始永始復是王莽受封之年  
也始徙司馬道子于安成晉主遜位出永安宮  
封晉主爲平固王琅邪王德文爲石陽公竝使  
住尋陽城識者皆以爲言不從之妖也厥各僭  
晉興何曾薄太官御膳自取私食子劭又過之



而王愷又過劭王愷羊琇之疇盛致聲色窮珍  
極艷至元康中夸恣成俗轉相高尚石崇之侈  
遂兼王何而儼人主矣崇既誅死天下尋亦淪  
喪僭踰之咎也

### 恒陽

魏明帝太初二季五月大旱元季以來崇廣宮  
府之應也又是春晉宣帝南禽孟達置二郡張  
郃西破諸葛亮斃馬謖亢陽自大又其應也京  
房易傳曰欲德不用茲謂張厥灾荒其旱陰雲  
不雨變而赤煙四際衆出過時茲謂廣其旱不  
生上下皆蔽茲謂隔其旱天赤三月時有雹殺  
飛禽上緣求妃茲謂僭其旱三月大溫凶雲君  
高臺府茲謂犯陰侵陽其旱萬物根死數有火  
災庶位踰節茲謂僭其旱澤物枯爲火所傷  
太和五季三月自去冬十月至此月不雨辛巳  
大雩是春諸葛亮寇天水晉宣王距郤之亢陽  
勦衆又是時三隅分據衆出多過時也春秋說  
曰傷二穀謂之不雨



魏齊王正始元年二月自去冬十二月至此月  
不雨去歲正月明帝崩二月曹爽白嗣主轉晉  
宣王爲太傅外示尊崇內實欲令事先由已是  
時宣王功蓋魏朝欲德不用之應也

魏高貴鄉公甘露三年正月自去秋至此月旱  
時晉文王圍諸葛誕衆出過時之應也初壽春  
秋夏常雨潦常淹城而此旱踰季城陷乃大雨  
咸以爲天亾

吳孫亮五鳳二年大旱民饑是歲閏月魏將文  
欽以淮南衆數萬口來奔孫峻又破魏將曹珍  
于高亭三月朱異襲安豐不克七月城廣陵東  
海一郡十二月以馮朝爲監軍使者督徐州諸  
軍軍士怨叛此亢陽自大勞民失衆之罰也其  
役彌歲故旱亦竟季

吳孫皓寶鼎元年春夏旱是時皓遷都武昌勞  
民動衆之應也

晉武帝太始七年五月閏月旱大雩是春孫皓  
出華里大司馬望帥衆次于淮北四月北地胡



寇金城西平涼州刺史牽弘出戰敗沒

太始八年五月旱是時帝納荀勗邪說雷賈充不復西鎮而任愷稍疏上下皆蔽之應也又季熹魯芝李胤等竝在散職近欲德不用之謂也太始九年自正月旱至于六月祈宗廟社稷山川癸未雨去九月吳西陵督步闡據城來降遣羊祜統揚肇等衆八萬救迎闡十二月陸抗大破肇軍攻闡滅之

太始十年四月旱去季秋冬采擇卿校諸葛沖

浴

等女是春五十餘人入殿簡選又取小將吏女數十人母子號哭於宮中聲聞于外行人悲酸是殆積陰生陽之應也

晉武帝咸寧二年五月旱大雩及社稷山川至六月乃澍雨

晉武帝太康二年自去冬旱至此春平吳亢陽動衆自大之應也

太康三年四月旱乙酉詔司空齊王攸與尚書延尉河南尹錄訊繫囚事從蠲宥



太康五年六月旱此年正月天陰解而復合劉  
毅上疏曰必有阿黨之臣奸以事君者當誅而  
不赦也帝不答是時荀勗馮紆僭作威福亂朝  
尤甚

太康六年三月青涼幽冀郡國旱

太康六年六月齊陰武陵旱傷麥

太康七年夏郡國十三旱

太康八年四月冀州旱

三四五

史記卷一百一十一

十三

太康九年六月扶風始平京兆安定旱傷麥

太康十年二月旱

晉武帝太熙元年二月旱自太康以後雖正人  
滿朝不被親伏而賈充荀勗楊駿馮紆等迭居  
要重所以無季不旱者欲德不用上下皆蔽庶  
位踰節之罰也

晉惠帝元康元年七月雖州大旱殞霜疾疫關  
中飢米斛萬錢

元康七年七月秦雖二州大旱故其天子氏羌反



叛雍州刺史解系敗績是年正月周處盧播等復敗關西震亂交兵彌歲至是飢疫荐臻戎晉並困朝廷不能振詔聽相賣鬻鬻

元康七年九月郡國五旱

晉惠帝永寧元年自夏及秋青徐幽并四州旱是年春三王討趙王倫六旬之中大小數十戰死者十餘萬人十二月郡國十二又旱

晉懷帝永嘉三年五月大旱襄平縣梁水淡淵竭河洛江漢皆可涉是年三月司馬越歸京都

三十七四

八十三書卷之二

一四

良

遣兵入宮收中書令繆播等九人殺之此僭踰之罰也又四方諸侯多懷無君之心劉淵石勒王彌李雄之徒賊害民命流血成泥又其應也永嘉五年自去冬旱至此春去歲十二月司馬越棄京都以大衆南出多將王公朝士及以行臺自隨并黜禁衛代以國人宮省蕭然無復君臣之節矣

晉陽秋云愍帝在西北京旱傷荐臻無注記年月也



晉愍帝建武元年六月揚州旱去年十二月淳于伯寃死其年即旱而太興元年六月又旱于寶曰殺伯之後旱三年是也案前漢殺孝婦則旱後漢有凶亦旱見謝見理竝獲雨澍此其類也班固曰刑罰妄加羣陰不附則陽氣勝故其罰恒陽

建武元年四月趙允等悉衆禦寇五月祖逖攻譙其冬周訪討杜曾又衆出之應也

晉元帝太興四年五月旱是時王敦彊僭之釁漸著去歲蔡豹祖逖等竝有征役

晉元帝永昌元年大旱是年三月王敦有石頭之變二宮陵辱大臣誅死僭踰無上故旱尤甚也

永昌元年閏十一月京都大旱川谷竝竭晉明帝太寧三年自春不雨至于六月去年秋滅王敦元陽動衆自大之應也

晉成帝咸和元年秋旱是時庾太后臨朝稱制羣臣奏事稱皇太后陛下此婦人專王事言不



從而僭踰之罰也與漢鄧太后同事  
咸和二年夏旱

咸和五年五月旱去年殄蘇峻之黨此春又討  
郭默滅之元陽動衆之應也

咸和六年四月旱去年八月石勒遣郭敬寇襄  
陽南中郎將周撫奔武昌十月李雄使李壽寇  
建平建平太守楊謙奔宜都此正月劉徵略婁  
縣於是起衆警備

咸和八年七月旱

咸和九年自四月不雨至于八月

晉成帝咸康元年六月旱是時成帝沖弱不親  
萬機內外之政委之將相此僭踰之罰故連歲  
旱也至四年王遵固讓太傅復子明辟是後不  
旱殆其應也時天下普旱會稽餘姚特甚米直  
五百民有相鬻鬻

咸康二年三月旱

咸康三年六月旱

晉康帝建元元年五月旱是時宰相專政方伯



擅重兵又與咸康初同事也

晉穆帝永和元年五月旱有司奏依董仲舒術  
徙市開水門遣謁者祭太社是時帝在絳抱褚  
太后臨朝如明穆太后故事

永和五年七月不雨至于十月是年二月征北  
將軍褚裒遣軍伐沛納其民以歸六月又遣西  
中郎將陳達進據壽陽自以舟師二萬至于下  
邳喪其前驅而還達亦退

永和六年閏月旱是春相温以大衆出夏口上  
疏欲以舟軍北伐朝廷駐之蕭敬盜涪西蠻校  
尉采壽敗績

晉穆帝升平三年十二月大旱此冬十月北中  
郎將郗曇帥萬餘人出高平經略河兗又遣將  
軍諸葛悠以舟軍入河敗績西中郎將謝萬次  
下蔡衆潰而歸

升平四年十二月大旱

晉哀帝隆和元年夏旱是時相温強恣權制朝  
廷僭踰之罰也又去年慕容恪圍冀州刺史呂



護相溫出次宛陵范汪表真竝北伐衆出過時也

晉海西泰和四年十二月涼州春旱至夏

晉簡文帝咸安二年十月大旱民飢是時嗣主幼冲相溫陵僭

晉孝武帝寧康元年二月旱是時相溫入覲

高平陵闔朝致拜踰僭之應也

寧康三年冬早先是氏賊破梁益州刺史楊亮周仲孫奔退明年威遠將軍相石虔擊姚萇

江破之退至五城益州刺史竺瑤帥衆戍巴東

晉孝武帝太元四年六月大旱去歲氏賊圍南

中郎將朱序於襄陽又圍揚威將軍戴逵於彭

城相嗣以江州之衆次都援序北府發三州民

配何謙救逵是春襄陽順陽魏興城皆沒賊遂

略淮南向廣陵征虜將軍謝石率水軍次涂中

兗州刺史謝玄督諸將破之

太元八年六月旱夏初相冲征襄陽遣冠軍將

軍相石虔進據樊城朝廷又遣宣城內史胡彬



次峽石爲冲聲勢也

太元十年七月旱饑初八午破符堅九年諸將略地有事徐豫揚亮趙統攻討巴沔是年正月謝安又出鎮廣陵使子琰進次彭城

太元十三年六月旱去歲北府遣戍胡陸荊州經略河南是年郭銓置戍野王又遣軍破黃淮太元十五年七月旱是春丁零略兗豫鮮卑寇河上朱序相不才等北至太行東至滑臺踰時攻討又戍石門

太元十七年秋旱至冬是時茹千秋爲驃騎咨議竊弄主相威福又丘尼乳母親黨及婢僕之子階緣近習臨民領衆又在所多上春竟囚不以其辜建康獄吏枉暴尤甚比僭踰不從寃濫之罰也

晉安帝隆安四年五月旱去冬相玄迫殺殷仲堪而朝廷即授以荊州之任司馬元顯又諷百僚悉使敬己此皆陵僭之罰也

隆安五年夏秋大旱十二月不雨去半夏孫恩



八會稽殺內史謝琰此年夏略吳又殺內史袁山松軍旅東討衆出過時

晉安帝元興元年七月大饑九月十月不雨是年正月司馬元顯以大衆將討栢玄旣而玄至殺元顯五月又遣東征孫恩餘黨十月北討劉軌

元興二年六月不雨冬又旱是時栢玄奢僭十二月遂篡位

元興三年八月不雨是時王旅四伐西夏未平晉安帝義熙六年九月不雨是時王師北討廣固疆理三州

義熙八年十月不雨是秋王師西討劉毅分遣伐蜀

義熙十年九月旱十二月又旱并賣多竭宋文帝元嘉二年夏旱

元嘉四年秋京都旱

元嘉八年五月揚州諸郡旱

元嘉十九年二十年南兗豫州旱



元嘉二十七年八月不雨至二十八年三月時索  
虜南寇

孝武帝大明七年八年東諸郡大旱民飢死者  
十六七先是江左以來制度多闕孝武帝立明  
堂造五輅是時大發徒衆南巡校獵盛自矜大  
故致旱災

後廢帝元徽元年八月京都旱

詩妖

魏明帝太和中京師歌兜鈴曹子其唱曰其奈汝  
曹何此詩妖也其後曹爽見誅曹氏遂廢

魏明帝景初中童謡曰阿公阿公駕馬車不竟

阿公東渡河阿公東還當奈何及宣王平遼東

歸至白屋當還鎮長安會帝疾篤急召之乃

乘追鋒車東渡河終翦魏室如童謡之言也

魏齊王嘉平中有謡曰白馬素羈西南馳其誰

乘者朱虎騎朱虎者楚王彪小字也王凌今狐

愚聞此謡謀立彪事發凌等伏誅彪賜死

吳孫亮初童謡曰吁汝恪河若若虜書單衣幾



鈎絡於何相求揚子閣揚子閣者反語石子垆也鈎落鈎帶也及諸葛恪死果以葦席裹身箴束其要投之石子垆後聽恪故吏收斂求之此垆云

孫亮初公安有白鼉鳴童謡曰白鼉鳴龜北月平南郡城中可長生守死不去義無成南郡城可長生者有急易以逃也明年諸葛恪敗弟融鎮公安亦見龍襲融刮金印龜服之而死鼉有鱗介甲兵之象又曰白祥也

孫休永安二年將守質子羣聚嬉戲有異小子忽來言曰三公鋤司馬如又曰我非人熒惑星也言畢上外仰視若曳一匹練有頃没于寶曰後四年而蜀亡六年而魏廢二十一年而吳平於是九服歸晉魏與吳蜀並為戰國三公鋤司馬如之謂也

孫皓初童謡曰寧飲建業水不食武昌魚寧還建業死不止武昌居皓尋遷都武昌民泝流供給咸怨毒焉



孫皓遣使者祭石印山下妖祠使者因以丹書巖曰楚九州渚吳九州都揚州士作天子四世治太平矣皓聞之意益張曰從大皇帝至朕四世太平之主非朕復誰恣虐踰甚尋以降亡近詩妖也

孫皓天紀中童謠曰阿童復阿童銜刀游渡江不畏岸上虎但畏水中龍晉武帝聞之加王濬龍驤將軍及征吳江西衆無過者而王濬先定秣陵

晉武帝太康後江南童謠曰局縮肉數橫目中  
國當敗吳當復又曰宮門柱且莫朽吳當復在  
三十年後又曰雞鳴不拊翼吳復不用力于時  
吳人皆謂在孫氏子孫故竊發亂者相繼按橫  
目者四字自吳亡至晉元帝興幾四十年皆如  
童謠之言元帝懦而少斷局縮肉首斥之也干  
寶云不知所斥諱之也

太康末京洛始爲折楊柳之歌其曲始有兵革  
苦辛之詞終以禽獲斬截之事是時三楊貴盛



而族滅太后廢黜而幽死

晉惠帝永熹中河內溫縣有人如狂造書曰光  
光文長大戟為牆毒藥雖行戟還自傷又曰兩  
火沒地哀哉秋蘭歸形街郵路人為歎及揚駿  
居內府以戟為衛死時又為戟所害揚太后被  
廢賈后絕其膳八日而崩葬街郵亭北百姓哀  
之兩火武帝諱蘭揚后字也

永熹中童謡曰二月末三月初荆筆揚版行詔  
書宮中大馬幾作驢揚駿初專權楚王尋用事  
故言荆筆揚版也二人不誅則君臣禮悖故云  
幾作驢

晉惠帝元康中京洛童謡曰南風起吹白沙遙  
望魯國何嗟我千歲髑髏生齒牙又曰城東馬  
子莫嚨吻比至三月纏汝鬃南風賈后字也白  
晉行也沙門太子小名也魯賈謚國也言賈后  
將與謚為亂以危太子而趙王因釁咀嚙豪賢  
以成篡奪也是時愍懷頗失衆望卒以廢黜不  
得其死



元康中天下商農通著大郭日童謠曰屠蘇郭  
日覆兩耳當見瞎兒作天子及趙王篡位其目  
實眇焉趙王倫既篡洛中童謠曰虎從北來鼻  
頰汗龍從南來登城看水從西來何濯濯數月  
而齊王成都河間義兵同會誅倫按成都西蕃  
而在鄴故曰虎從北來齊東蕃而在許故曰龍  
從南來河間水區而在關中故曰水從西來齊  
留輔政居宮西有無君之心故言登城看也

晉惠帝太安中童謠曰五馬游度江一馬化爲  
龍後中原大亂宗蕃多絕唯琅邪汝南西陽南  
頓彭城同至江表而元帝嗣晉矣

司馬越還洛有童謠曰洛中大鼠長尺二若不  
蚤去大狗至及苟希將破汲桑又謠曰元起兄  
弟大落度上桑打槌爲苟作由是越惡希奪其  
兖州陳難遂構

晉愍帝建興中江南歌謠曰句如白阮破合集  
特作甄揚州破換敗吳興覆甄數按白者晉行  
阮器有口屬瓮瓦質剛亦金之類也句如白阮



破者言一都傾覆王室大壞也合集推作無者  
言元皇帝鳩集遺餘以主社稷未能克復中原  
偏王江南故其喻小也及石頭之事六軍大潰  
兵人抄掠京邑爰及二宮其後三年錢鳳復攻  
京邑阻水而守相持月餘日焚燒城邑并堙水  
刊矣鳳等敗退沈充將其黨還吳興官軍踵之  
蹈籍郡縣充父子授首黨與誅者以百數所謂  
揚州破換敗吳興覆訖數訖數瓦器又小於無也

晉明帝太寧初童謠歌曰惻力惻力放馬山側  
大馬死小馬餓高山崩石自破及明帝崩成帝  
幼為蘇峻所逼遷于石頭御膳不足高山崩言  
峻尋死石峻弟蘇石也峻死後石據石頭尋為  
諸公所破也

晉成帝之末民間謠曰噹噹何隆隆駕車入梓  
宮少日而宮車晏駕

晉成帝咸康二年十二月河北謠語曰麥入土  
殺石虎後如謠言

庾亮初出鎮武昌出石頭百姓於岸上歌曰庾



公上武昌翩翩如飛鳥庾公還揚州白馬牽旒  
旒又曰庾公初上時翩翩如飛鳥庾公還揚州  
白馬牽流蘇後連銜不入及薨還都葬

庾義在吳郡吳中童謠曰寧食下湖荇不食上  
湖蓴庾吳沒命喪復殺王領軍無幾而庾義王  
洽相繼亡

晉穆帝升平中童子輩忽歌於道曰阿子聞曲  
終輒云阿子汝聞不無幾而穆帝崩太后哭曰  
阿子汝聞不

升平末民間忽作廉歌有扈謙者聞之曰廉者  
臨也歌云白門廉官廷廉內外悉臨國家其大  
諱乎少時而穆帝晏駕

晉哀帝隆和初童兒歌曰升平不滿斗隆和那  
得久相公入石頭陛下徒跣走帝聞而惡之復  
改年曰興寧民復歌曰雖復改興寧亦復無  
聊生哀帝尋崩升平五年穆帝崩不滿斗不  
至十年也

晉海西公太和中民歌曰青青御路楊白馬紫



游韁汝非皇太子那得甘露漿白者金行馬者  
國族紫爲奪正之色明以紫間朱也海西公尋  
廢三子非海西子竝死縊以馬韁死之明日南  
方獻甘露

太和末童謡云犁牛耕御路白門種小麥及海  
西被廢處吳民犁耕其門前以種小麥如謡言  
晉海西公生皇子百姓歌云鳳皇生一雛天下  
莫不喜本言是馬駒今定成龍子其歌甚美其  
旨甚微海西公不男使左右向龍與內侍接生  
子以爲己子

栢石民爲荊州鎮上明民忽歌曰黃曇子曲終  
又曰黃曇英楊州大佛來上明頃之而石民死  
王忱爲荊州黃曇子乃是王忱之字也忱小字  
佛大是大佛來上明也

太元末京口謡曰黃雌鷄莫作雄父啼一旦去  
毛衣衣被拉颯捫尋王恭起兵誅王國寶旋爲  
劉牢之所敗也

司馬道子於東府造土山名曰靈秀山無幾而



孫恩作亂再踐會稽會稽道子所封靈秀  
之字也

庾楷鎮歷陽民歌曰重羅犁重羅犁使君南  
無還時後楷南奔桓玄為玄所誅

殷仲堪在荊州童謡曰芒籠目繩縛腹殷當敗  
桓當復無幾而仲堪敗桓玄有荊州

王恭鎮京口舉兵誅王國寶百姓謡云昔年食  
白飯今年食麥麩天公誅謫汝教汝捨隴喉隴  
喉唱復唱京口敗復敗昔年食白飯言得志也

今年食麥麩麤穢其精也天明將敗也天公將  
加譴謫而誅之也捨隴喉氣不通死之祥也敗  
復敗丁寧之辭也恭尋死京都大行咳疾而喉  
竝唱焉

王恭在京口民間忽云黃頭小人欲作賊阿公  
在城下指縛得又云黃頭小人欲作亂賴得金  
刀作蕃扞蕃字上恭字頭也小人恭字下也尋  
如謡者言焉

晉安帝隆安中民忽作懊惱歌其曲中有草生



可擘結女兒可擘抱之言栢玄既篡吾天位義  
旗以三月二日掃定京都玄之宮女又逆黨之  
家子女伎妾悉爲軍賞東及甌越北流淮泗皆  
人有所獲焉時則草可結事則女可抱信矣  
栢玄既篡童謡曰草生及馬腹烏啄栢玄目及玄  
敗走至江陵五月中誅如其期焉栢玄時民謡語  
云征鐘落地栢逃走征鐘至穢之服栢四體之下  
稱玄自下居上猶征鐘之厠歌謡下體之詠民  
口也而云落地墜地之祥迸走之言其驗明矣  
司馬元顛時民謡詩云當有十一口當爲兵所  
傷木豆當北度走入浩浩鄉又云金刀旣以刻  
媿媿金城中此詩云襄陽道人竺曇林所作多  
所道行於世孟顛釋之曰十一口者玄字象也  
木豆栢也栢氏當悉走入關洛故云浩浩鄉也  
金刀劉也倡義諸公皆多姓劉媿媿茂盛貞也  
栢玄得志童謡曰長干巷巷長干今年教郎君  
明年斬諸栢及玄走而諸栢悉誅焉郎君司馬  
元顛也



元顯也

晉安帝義熙初童謡曰官家養盧龍寵以金紫奉以  
生不止自成積其時官養盧龍寵以金紫奉以  
名州養之已極而不能懷我好音舉兵內伐遂  
成讎敵也盧生不止自成積及盧龍作亂時人  
追思童謡惡其有成積之言識者曰芟夷蘊崇  
之又行火焉是草之窮也伐斫以成積又以為  
薪亦蘆荻之終也其盛既極亦將芟夷而為積  
焉龍既窮其兵勢盛其舟艦卒以滅亡僵屍如  
積焉

盧龍據有廣州民間謡云盧生漫漫竟天半後  
擁有上流數州之地內逼京輦應天半之言

義熙三年中小兒相逢於道輒舉其兩手曰盧  
健健次日鬪嘆鬪嘆未復曰翁年老翁年老當  
時莫知所謂其後盧龍內逼舟艦蓋川健健之  
謂也既至查浦屢剋期欲與官鬪鬪嘆之應也  
昔温嶠令郭景純卜已與庾亮吉凶景純云元  
吉嶠語亮景純每筮當是不敢盡言吾等與



國家同安危而曰元吉事有成也於是協同討滅王敦翁年老羣公有期頤之慶知如進之徒自然消殄也其時復有謠言曰盧橙橙逐水流東風忽如起那得入石頭盧龍果敗不得入石頭

苻堅中童謠曰阿堅連牽三十年後若欲敗時當在江湖邊後堅敗於淝水在僞位凡三十年苻堅中謠語云河水清復清苻詔死新城堅為姚萇所殺死於新城

苻堅中歌云魚羊田斗當滅秦魚羊鮮也田斗卑也堅去曰号秦言滅之者鮮卑也其羣臣諫堅令盡誅鮮卑堅不從及淮南敗還為慕容冲所攻亡奔姚萇身死國滅

毛蟲之孽

晉武帝太康六年南陽送兩足虎此毛蟲之孽也識者為其文曰武形有虧金虎失儀聖主應夫斯異何為言兆亂也京房易傳曰足少者下不勝狂也干寶曰虎者陰精而居于陽金獸也



南陽火名也金精入火而失其形王室亂之妖也六水數言水數既極火慝得作而金受其敗也至元康九年始殺太子距此十四年二十七十四火始終相乘之數也自帝受命至愍懷之廢凡三十五年

太康九年荊州獻兩足獬

太康七年十一月丙辰四角獸見于河間河間王顥獲以獻角兵象也董仲舒以四國為四方之象後河間王數連四方之兵作為亂階殆其應也

晉懷帝永嘉五年偃鼠出延陵此毛蟲之孽也郭景純筮之曰此郡東之縣當有妖人欲稱制者亦尋自死矣其後吳興徐馥作亂殺太守袁琇馥亦時滅是其應也

晉成帝咸和六年正月丁巳會州郡秀孝於樂賢堂有麀見於前獲之孫盛曰夫秀孝天下之彥士樂賢堂所以樂養賢員也晉自喪亂以後風教凌夷秀無策試之才孝之四行之實麀興於



前或斯故乎

晉哀帝隆和元年正月甲申有塵入東海第百  
姓謹言曰主入東海第識者怪之及海西廢為  
東海王先送此第

晉孝武太元十三年四月癸巳初祠畢有兔行  
廟堂上兔野物也而集宗廟之堂不祥莫甚焉  
宋文帝元嘉二十四年二月雍州送六足麋刺  
史武陵王表為祥瑞此毛蟲之孽

宋順帝昇明元年象三頭度蔡洲暴稻穀及  
園野

犬禍

公孫淵家有犬冠幘絳衣上屋此犬禍也屋上  
元陽高危之地天戒若曰淵元陽無上偷自  
尊高狗而冠者也及自立為燕王果為魏所滅  
京房易傳曰君不正臣欲篡厥妖狗出朝門  
魏侍中應璩在直廬歛見一白狗問眾人無見  
者踰年卒近犬禍也

諸葛恪征淮南歸將朝會犬銜引其衣



不欲我行乎還坐有頃復起犬  
犬遂外車入而被害

晉武帝太康九年幽州有大鼻行地三百餘步  
晉惠帝元康中吳郡婁縣民家聞地中有犬聲  
掘視得雌雄各一還置窟中覆以磨石宿昔失  
所在元帝太興中吳郡赤舍又得二物頭如此  
其後太守張茂爲吳興兵所殺案夏鼎志曰掘  
地得狗名曰賈尸子曰地中有犬名曰地狼同  
實而異名也

晉惠帝永興元年丹陽內史朱達家犬生三  
子皆無頭後爲揚州刺史曹武所殺

晉孝懷帝永嘉五年吳郡袁顛張林家狗人  
言云天下人餓死

晉安帝隆安初吳郡治下狗恒夜吠聚高橋上  
人家狗有限而吠聲甚衆或有夜出覘之者云  
一狗假有兩三頭皆前向亂吠無幾孫恩亂於  
吳會

桓玄討拜楚王已設拜席君羊官



有狗來便其席萬衆駐候莫不  
暴竟無言者逐狗改席而已

宋武帝永初二年京邑有狗人言

文帝元嘉二十九年吳興東遷孟慧度婢竊與  
狗通好如夫妻彌年

孝武孝建初顏竣為左衛於省內聞犬子聲在  
地中掘焉得烏犬子養久之後自死

明帝初晉安王子勛稱僞號於尋陽柴桑有  
狗與女人交三日不分離

明帝泰始中秣陵張僧護家失生豕子

白眚白祥

晉武帝太康十年洛陽宮西宜秋里石生地中  
始高三尺如香鑪形後如偃人盤薄不可掘案  
劉向說此曰眚也明年宮車晏駕王宮始騷卒  
以亂亡京房易傳曰石立如人庶人為天下雄  
此近之矣

晉成帝咸康初地生毛近白眚也系或人為民  
勞之異是後胡滅而中原向化乎



於是方鎮屢革邊戍仍遷此  
有萬數其間征伐徵賦役無  
勤民以疲怨

咸康三年六月地生毛

晉孝武太元二年五月京都地生毛至四年而  
氏賊攻襄陽圍彭城向廣陵征戍仍出兵  
連不解

太元十四年四月京都地生毛是時符堅滅  
後經略多事

太元十七年四月地生毛

晉安帝隆安四年四月乙未地生毛或白或黑

晉安帝元興三年五月江陵地生毛是後江  
陵見龍襲交戰者數矣

晉安帝義熙三年三月地生白毛

義熙十年三月生白毛明年王旅西十一日

休之又明年北掃關洛

魏明帝青龍三年正月乙亥

左氏傳隕石是也劉歆說



於木者象宋襄公將得諸侯  
始皇時有隕石班固以為石陰  
將危君是後司馬氏得政

晉武帝太康五年五月丁巳隕石于溫及河  
陽各二

太康六年正月隕石于溫三

晉成帝咸和八年五月星隕于肥鄉一

咸和九年正月隕石于涼州

吳孫亮五鳳二年五月陽羨縣離里山大石自

立按京房易傳曰庶士為天子之祥也其說曰  
石立於山同姓平地異性于寶以為孫皓承廢  
故之家得位其應也或曰孫休見立之祥也

晉惠帝元康五年十二月有石生于宜年里

晉惠帝永康元年襄陽郡上言得鳴石墮之  
聲聞七八里

晉惠帝太安元年丹陽湖孰縣父架明  
大石浮二百步而登山岸民驚譟

千寶曰尋有石冰入建業



晉武帝太始八年五月蜀也

是時益州刺史皇甫晏冒

旅固諫不從牙門張弘等因衆之

害之京房易傳曰前樂後憂厭妖

邪人進賢人逃天雨毛其易妖曰天雨毛羽貴人

出走三占皆應也

晉惠帝永寧元年齊王冏舉義軍軍中有小兒

出於襄城繁昌縣年八歲髮體悉白頗能卜於

洪範則白祥也

晉車騎大將軍東嬴王騰自并州遷鎮鄴行次

真定時久積雪而當門前方數尺獨消釋騰怪

而掘之得玉馬高尺許口齒缺騰以馬者國姓

上送之以爲瑞然論者比曰云馬而無齒則不得

食妖祥之兆衰亡之徵案占此白祥也是後騰

爲汲桑所殺而晉室遂亡

宋文帝元嘉中徐湛之爲丹楊尹

氣如練西南指長數十丈又白光

轉駛乃消此白祥也



前廢帝景和元年

青也

木沴金

魏齊王正始末河南尹李勝治聽事  
隋槪受符石是凡項斷之此木沴金也勝後  
而敗

晉惠帝元康八年三月郊禱壇石中破為二此  
木沴金也郊禱壇者求子之神位無效而目毀  
太子將危之妖也明年愍懷廢死

晉

宋書志二十一

甲

全

晉孝武帝太元十年四月謝安出鎮廣陵始發  
石頭金鼓無故自破此木沴金之異也大意若  
曰安徒揚經路之聲終無其實鉦鼓不用之象  
也八月以疾還是月薨

志第二十一

宋書二十一









